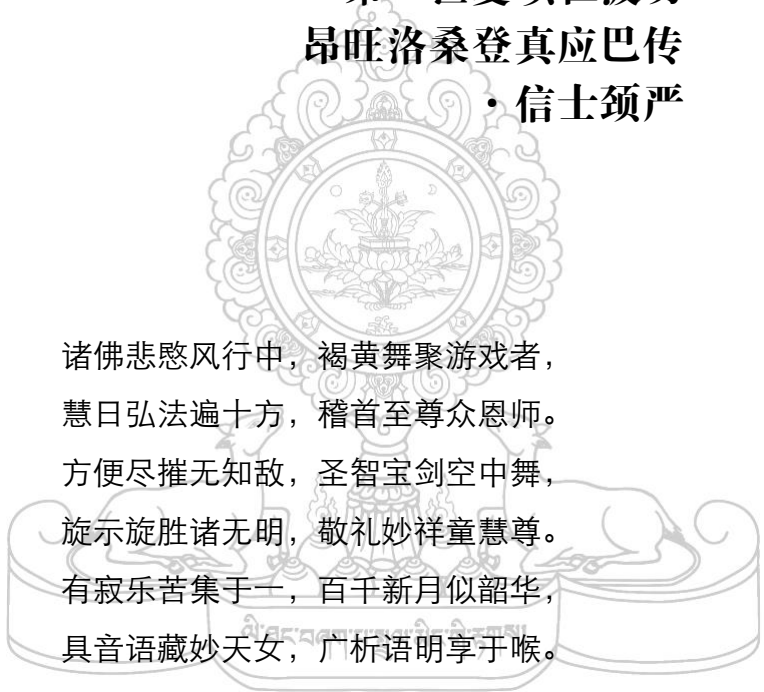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世夏坝仁波切 昂旺洛桑登真应巴传 · 信士颂严



诸佛悲愍风行中，褐黄舞聚游戏者，
慧日弘法遍十方，稽首至尊众恩师。
方便尽摧无知敌，圣智宝剑空中舞，
旋示旋胜诸无明，敬礼妙祥童慧尊。
有寂乐苦集于一，百千新月似韶华，
具音语藏妙天女，广析语明享于喉。
从其传记大海中，我心草尖容滴许，
虽无供云悦智者，献飧净信于同侪。

长久以来，慧行于一切所知处已臻圆满，成为诸佛子菩萨中的长子，聚集慈悲日光轮的大菩萨，摄集十方一切诸佛威德于一的秘密主金刚手，为利圣教及众生，于此娑婆世界，化现为披褐法衣的凡夫之相游戏舞蹈，事至称名，讳曰：第三世夏坝仁波切·昂旺洛桑登真应巴（བཞག་པ་སྐྱེང་གསུམ་པ་དག་དབང་ལྷོ་འཕེང་བསྟན་འཛིན་གྱིན་པ།）。仁波切广如虚空边际般的一切事业，我虽无有心力测度，然而，为令罕闻仁波切的传记而又渴求的后代忆念不忘，又为令与我同类的所化长养信心，而从共通显现于下坝地区民众而传扬的传记中，管窥蠡测，略作述说。

此中分五：一、在圆满方所及家族中降生，二、入正法之门并认证为活佛，三、在卫藏获得教功德的情况，四、返回故土后，饶益圣教与众生的情况，五、动乱中的事迹与圆寂的情况。

一、在圆满方所及家族中降生

仁波切尊身相好庄严鲜花韶华绽放之境，是在圣尊莲华手所化刹土清凉雪域，以繁荣富庶著称的高原多堆地区，称为“康区理塘”处，往昔垂迹正士辈出，相好落花滋养地之一，称为“下坝 (བཞག་པོ།)”或“下萨 (བཞག་པོ།)”。此情器世间之庄严，略说如此：周围郁郁葱葱碧叶斑斓，鲜花名药芬芳回旋，翠绿宝石光泽怀抱；峻岭摩天，白云缭绕，百兽游行；清冽河水具八功德潺潺流淌，凉暖宜人，丰沛如海；萨迦、格鲁、宁玛等种种宗派的寺院，闪耀着加持的光辉。此等浑然天成的美景言说不尽。依止于这样的器世间的众生，不离贤善、知耻之法衣，唯精勤于洁白善业。

如此吉祥圆满的情器世间中，有一户称为“噶汝 (མེ་རུ།)”的人家，家中有一位秉性调柔、品性温和，远离诳诳等五种女子过失的夫人，名为“阿勒 (ཨ་ལོ།)”，是仁波

切的母亲。仁波切的父亲，在名为“蒋甘（ཧྲེ་འགན།）”的富庶丰饶的人家中，团结亲睦他人、虔信三宝福田，名为“蒋甘达真（ཧྲེ་འགན་རྟ་མགྲིན།）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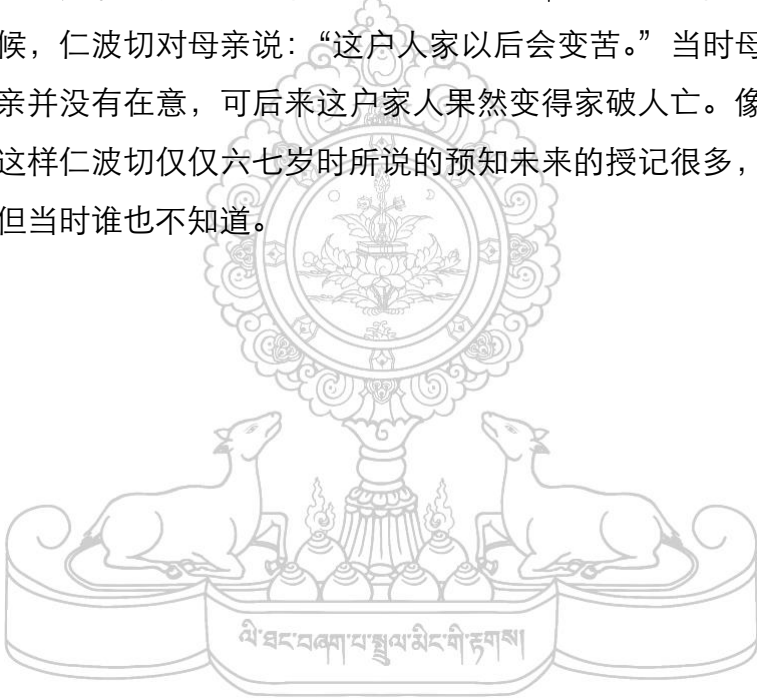
这对父母有两个儿子，长子称喜饶，幼子即仁波切。仁波切于藏历第十五绕迥癸丑水牛年（公元 1913 年），具诸祥瑞，在下坝觉吾乡业姆（ཉིན་མོ།）村噶汝（སྒོ་རུ།）家，身如新升旭日，示现降生。

仁波切童年时，有许多稀有的行迹。仁波切出生后，家人把家中与他同时出生的另一个孩子置于高处，而将他置于低处，而后家人一起外出劳动；回来后，两个孩子的位置竟对换了。这样的情况后来发生过很多次。全家人都认为这是稀有之相，但不知何意。后来这被公认为正士之行迹。

仁波切远离寻常孩童的举止，多次显现出通晓未来善恶苦乐之征兆。一天，他在母亲的带领下，前往一户名为“阿当玛（ཨ་དམ་མ།）”的家。这户人家里，有一位虔诚的老婆婆，她说：“假如是男孩，如果出家学法，那会很好。”一边说“你出家吧”，一边向仁波切熏香，呈奉了洁净的食品，还为他穿了上好的衣服。后天，在返回

的路上，仁波切告诉母亲：“这家人以后会富起来。”母亲只当是孩童戏语，谁知后来这户人家果然变得富于常人。

另有一天，从“隆杰玛 (ལོངས་རྒྱལ་མ།)”家返回的时候，仁波切对母亲说：“这户人家以后会变苦。”当时母亲并没有在意，可后来这户家人果然变得家破人亡。像这样仁波切仅仅六七岁时所说的预知未来的授记很多，但当时谁也不知道。



二、入正法之门并认证为活佛

后来，仁波切小时候，长兄喜饶和仁波切一起，在执持吉祥萨迦法轨之处吉祥寺（གངས་དགོན་བཟ་ཤེས་གླིང་།）入正法门。尔后几年，学习了众多吉祥萨迦派的修法仪轨。公元1920年，仁波切7岁时，果硕仁波切（སློ་སོག་རིན་པོ་ཆེ།）正在全心寻访理塘甘丹常青春科尔寺第53代堪布夏坝颇涅·堪苏仁波切·至尊应巴却达贝桑波（བཞག་པོ་ཉ་མཁན་ལུང་རིན་པོ་ཆེ་ཇི་བཙུན་སྤྱིན་པ་ཚེས་དང་དབལ་བཟང་པོ།）的转世。果硕仁波切之所以全心寻访这位转世，原由如此：仁波切的前世夏坝颇涅仁波切晚年，在家乡的下坝颇涅关房修行时，略示微疾。当时，果硕仁波切年龄虽小，却是夏坝颇涅仁波切的上首弟子，由于师徒三昧耶深契如印，被迎请到下坝。果硕仁波切走到夏坝颇涅仁波切面前，殷重祈请道：“请您一定要饶益所化，长久住世！”夏坝颇涅仁波切回答他说：“直到你再次回到下坝前，我就不会融归法

界。”后来，果硕仁波切说要返回理塘，到了“瓦达沟（འདེའུ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།）”山腰时，骡子的脚陷进了一块大石头上，犹如陷进了泥中。深陷石中后，骡子的脚便受伤了。因此，果硕仁波切无法返回理塘，只能回到下坝。石头上的骡足印迹，至今可见。随后，果硕仁波切拜见夏坝颇涅仁波切时，夏坝颇涅仁波切说：“我对你答应的事已经完成了。”无论如何祈请，大师还是圆寂了。他圆寂时，把修行法器中的金刚铃、鼗鼓、内供、宝瓶、米花盒等所依交付于果硕仁波切，又亲嘱果硕仁波切：“我的转世一定要由你来寻找。”

根据仁波切前世夏坝颇涅堪苏仁波切的遗教，理塘堪苏果硕仁波切主要承担了寻找转世者的工作。他在护法和师长面前求得了许多授记，经过反复观察，最终在许多人中认定仁波切为转世者。果硕仁波切敕言：“把这位灵童带到理塘寺来。”因此，父亲步行把两兄弟带到理塘。他们在那天晚上到达了“九道沟（འདེའུ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།）”，住在称为“九道洞”的大山洞中。第二天黎明，不知是谁在仁波切的枕头边安放了一双黄色的鞋。父亲认为：在荒无人烟之处没有放置者，此为吉兆，他不是一般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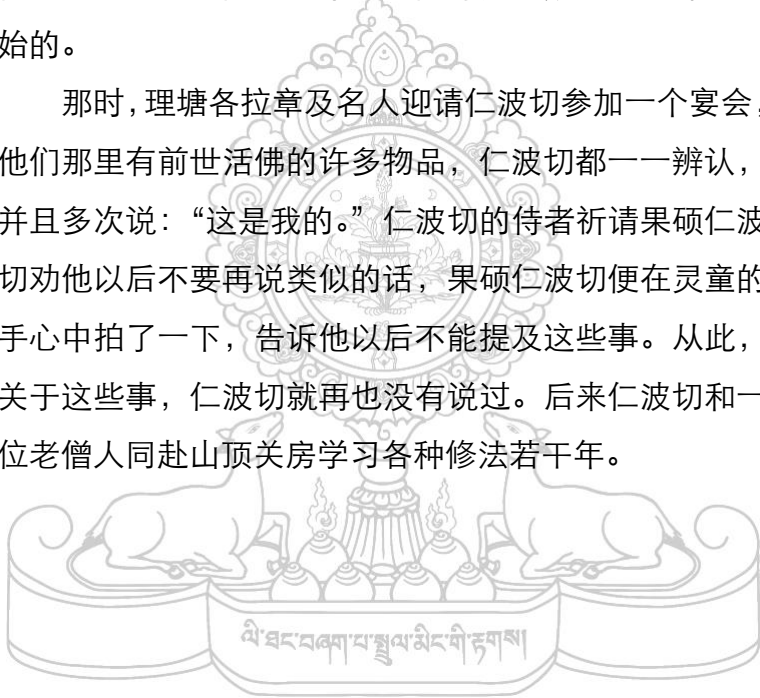
人。那天深夜，大雪纷飞，山河大地银装素裹，由于不熟悉道路，很难找到去路。走了一段路后，大雪之上虽无任何其它足迹，却有铁链的痕迹若隐若现，随之而行就安全地抵达了理塘寺。

随后，拜见果硕仁波切，交谈中提到路上的事情，果硕仁波切说：“缘起甚好。这是理塘寺的吉祥天母在迎接你。”后来，以果硕仁波切为主的众师长、活佛、格西让仁波且辨识了前世活佛的物品，经过许多观察，一个都没有认错，由于具有这样的无谬的转世者之兆，认定为第三世夏坝仁波切，并赐名为“昂旺洛桑登真应巴（དགའ་སྟོབས་བཟང་བསྟན་འཛིན་གྱིན་པ།）”。

认证为第三世夏坝颇涅仁波切后，果硕仁波切把前世活佛的法器交到他的手中。仁波切说：“我的下一世还要由您来寻找”，于是并没有接受这些法器，而仍然留在果硕仁波切的拉章内。果硕仁波切的管家洛桑才仁在世时曾亲口对下坝嘛通寺的老僧人说：“法器在果硕拉章的佛堂中的经堂。”现在的第四世至尊夏坝仁波切·格勒克珠降白降措贝桑波（བཞག་པ་རིན་པོ་ཆེ་སྐུ་ཐེང་བཞེ་བ་དགེ་ལེགས་མཁམ་གྲུབ་འཇམ་དཔལ་རྒྱ་མཚོ་དཔལ་བཟང་པོ།），也是由果硕仁波切转世活

佛至尊阿旺松绕丹增格列嘉措贝桑波 (སློ་སོག་སྐྱེ་ཚེན་གྱི་ཡང་སྐྱལ་ངག་དབང་གསུང་རབ་བསྟན་འཛིན་དགེ་ལེགས་རྒྱ་མཚོ་དཔལ་བཟང་པོ་མཚོག) 和至尊果硕·永嘉仁波切 (སློ་སོག་སྐྱེ་ཚུང་བ་ཡོངས་རྒྱལ་རིན་པོ་ཆེ།) 二位大德为主认定的。这个缘起的源头无疑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

那时，理塘各拉章及名人迎请仁波切参加一个宴会，他们那里有前世活佛的许多物品，仁波切都一一辨认，并且多次说：“这是我的。”仁波切的侍者祈请果硕仁波切劝他以后不要再说类似的话，果硕仁波切便在灵童的手心中拍了一下，告诉他以后不能提及这些事。从此，关于这些事，仁波切就再也没有说过。后来仁波切和一位老僧人同赴山顶关房学习各种修法若干年。



三、在卫藏获得教功德的情况

一日，果硕仁波切对他教示说：“你的前几世都去过卫藏，获得了学者和成就者的果位，所以你也应该去那里好好学习。”1927年，仁波切十四岁时，家人安排他与去拉萨做买卖的商人们结伴，路上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抵达了圣洁的净土拉萨。

仁波切先完成朝圣，后在色拉寺大乘法洲，以意乐、加行如理依止学识、德行、善心三种功德圆满的善知识噶·诺仁（དགའ་ནོར་རྗེ་དཔལ་ལོ་མོ་རྒྱལ་མཁོ་མོ་ལོ་མོ་རྒྱལ་མཁོ་མོ་）为主的众多善士，如流水般殷重无间勤习教理。

仁波切学习时，资具非常拮据，有时没有吃的，就在水里泡一些干朵玛吃，靠吃那些只有糌粑口味的食物坚持不懈地阅读。此等种种难行，诚为躬亲垂范“心极法依止，法极穷依止”的正士行传。

又，有时理塘等故乡的朝圣者来到拉萨后，拜见仁

波切，敲动房门，而仁波切并不开门。后来众僧问仁波切：“故乡的访客敲门，您为什么不开门呢？”仁波切说：“我听见了但我没有开，是因为我没有东西给他们吃。什么都帮不上，反而会影响自己看书学习，因此没有开门。”如是对于衣、食、言三者了无执著。

仁波切以少欲知足，彻底闻思修以五部大论为代表的显密广大教理，随班学习，逐级圆满，获得了智者的学位。一日，理塘地区有个著名的商人叫贾多（ཇལ་ཤོ།）在拉萨，仁波切对他说：“这次您帮忙做一次施主。”

“需要什么样的施主呢？”仁波切说他的母亲昨晚去世了，所以一定要在拉萨的觉沃佛前供一盏金灯。那时家乡的消息要几个月后才能传到，凡夫不能听到，所以商人半信半疑地做了施主，并记下了当天的日期。后来商人回家后，又问家乡的人，仁波切母亲去世的日期，与当时说的刚好一致。

从那时起，商人对他起了虔诚的信心，除了“师父”以外不称其它的名号。商人贾多回到拉萨后，由他和商人安珠（ཨ་འབྲུག།）二人作施主，仁波切在传召大法会上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，学者之名传遍四方。随后入下密院，

听闻修习四部密续至于究竟，又回到色拉寺任教，培养弟子，为数众多。

特别在 1937 年，从故乡理塘到拉萨学习的夏·格赖仁波切 (བཞག་དགེ་ལེགས་རིན་པོ་ཆེ།) 是他的主要弟子。护法神授记：“夏·格赖仁波切是一位正士，是乘愿再来的活佛。如果十四岁时去卫藏学习，有人会认证他为某位活佛。”格赖仁波切如授记般去了卫藏。色拉麦札仓的谷俄涅、中甸格西悟素，以及理塘格西杰助等商量后，陈白于夏坝仁波切，夏·格赖仁波切是哪位正士的转世。夏坝仁波切打卦后，认定他为至尊雍增·洛桑格赖 (ཡོངས་འཛིན་སློབ་བཟང་དགེ་ལེགས་མཚོག) 的转世活佛。

夏·格赖仁波切十多年中，以意乐、加行如理依止夏坝仁波切，通达一切广大教理，担任色拉寺措钦大殿中等活佛的职位，及理塘长青春科尔寺的堪布，后来还去了台湾等地，为利圣教及众生而广转法轮。

第三世夏坝仁波切·昂旺洛桑登真应巴不仅极为善巧显密经论，获得一切灌顶、口传和教授的传承，是一切灌顶、口传和教授之法王。他先后以意乐加行如理依止第十三世嘉瓦仁波切 (ཀྲུལ་མཚོག་སྐུ་མེད་བཙུ་གསུམ་པ།)、嘉杰

帕绷喀·德清宁波 (སྐུབས་ཇེ་བདེ་ཚེན་སྣོད་པོ།)、嘉杰康萨金刚持 (སྐུབས་ཇེ་ཁང་སང་དོ་ཇེ་འཚང།)、帕日金刚持 (བ་རི་དོ་ཇེ་འཚང།)、嘉杰夏尔巴仁波切 (སྐུབས་ཇེ་ཤར་པ་རིན་པོ་ཚེ།)、摄政达隆扎仁波切 (སྲིང་སྲོང་སྐྱལ་ལུང་བྲག་རིན་པོ་ཚེ།)、格西桑珠金刚持 (དགེ་བཤེས་བསམ་འགྲུབ་དོ་ཇེ་འཚང།)、理塘六部香根仁波切 (ལི་ཐང་ལོག་དྲུག་སྐུབས་མགོན་རིན་པོ་ཚེ།)、嘉杰赤江金刚持 (སྐུབས་ཇེ་ཁྲི་བྱང་དོ་ཇེ་འཚང།)、雍增林仁波切 (ཡོངས་འཛོལ་སྣོད་རིན་པོ་ཚེ།)、嘉杰拉尊金刚持 (སྐུབས་ཇེ་ལྷ་བཙུན་དོ་ཇེ་འཚང།) 等众多正士。

[仁波切圆满获得了]广略《道次第》、《入行论》等修心论典，佛陀大宝甘珠尔，至尊宗喀巴大师三父子文集等，密集、胜乐、怖畏三尊的生圆次第及根本、注释等续的引导传承，及以三本尊为主的《修法宝源》、《修法海》、《弥多罗百法》、《纳塘百法》、《帕日百法》、《素噶百法》等四大密续部若总若别众多灌顶和随许。

特别是圆满获得了秘密的甘丹耳传教授，犹如瓶泻，成为实修所闻义圆满显密教法的教主。仁波切是一位谦逊的师长，传法时不坐在活佛中间，而与普通僧人坐在一起。因此，帕绷喀大师在某处传法时说：“夏坝仁波切在哪里？让他到我跟前来。”让他坐到自己身边，对仁波

切特别关切。寺院的老格西们都这么说。



四、返回故土后，饶益圣教与众生的情况

在卫藏地区，仁波切不仅饱学一切显密教理及灌顶、传承、教授等，也培养了众多能承担圣教重任的弟子。1947年，夏坝仁波切35岁那年，夏·格赖仁波切要返回故乡，他反复请求经师夏坝仁波切一起回理塘老家，但是仁波切没有答应。后来夏·格赖仁波切想到将离开师长，心里难过，病得连话都说不出来。

后来，由于夏坝仁波切念诵祈愿，夏·格赖仁波切能略微说话了，便流着泪对经师夏坝仁波切恳求道：“请您随我回家吧！”眷属、随从们说：“您不去的话，夏·格赖仁波切可能会受伤。”出于他们的殷重恳求，仁波切答应了。是年藏历六月七日，师徒二人从拉萨出发。札仓、康村、弥村等相关单位把他送行到冲拉（འཇུངས་ལྗོངས།）之间。8月，到了离理塘不远的恰葛山（ཇ་དགེ་ལ་མགོ།）上，理塘的夏·达真诺布（འཇུག་རྩ་མགོན་ལོ་ནུ།）、夏·札巴（འཇུག་

ལྷགས་པ།)、邦嘉多杰 (འབྲུམ་རྒྱལ་རྗེ་རྗེ།), 蒋巴贡布 (འཇང་པ་མགོན་པོ།), 达如格丹 (རྗེ་བླ་མ་ལྷག་པོ།) 等十七人骑着马前来迎接。

后来，到察喀时，夏·格赖仁波切的弟弟明珠仁波切等，理塘果硕仁波切，夏·嘉措等前来迎接。海螺与唢呐齐鸣，师长、执事和僧众列队欢迎夏坝仁波切和夏·格赖仁波切二位大德，迎请至夏拉章中。在理塘的寺的泽果 (ཅེ་མགོ།, 今理塘寺法相院所在地)、措钦大殿、觉沃佛殿、宗喀巴大师殿、印经院等处礼拜后，夏坝仁波切与夏·格赖仁波切、明珠仁波切一起来到了木拉，在杰拉康 (འཇེ་ལ་ལྷ་ཁང་།) 三岔口住了一宿，又朝礼了一百零八觉沃佛中的闻名遐迩的觉沃佛。

第二天，仁波切去夏家 (འགྲུག་ཁང་།) 住了几天，在前世夏·格赖仁波切所住的新寺日措 (དགོན་གསར་རེ་ཁྲོ།), 夏坝仁波切和夏·格赖仁波切为怖畏金刚闭关补阙作了护摩。

10月，仁波切来到理塘寺。由于仁波切和年扎格西两位是拉然巴格西，功德极大，他们于藏历一月十四日，在理塘寺举行立宗答辩。国民党官员王团长 (བླ་མ་ལྷག་པོ།) 为仁波切的学问、品德和善心所吸引，在绸缎上书写赞

词，授予名号，还准备在辩经场里放鞭炮来祝贺仁波切立宗。但夏·嘉措认为在辩经场这样做不合适，请求王团长返回住所。第三天，王团长来到拉章，授予仁波切写有汉文赞词的红色绸缎上，作为缘起物。

二月，第二世理塘香根仁波切从拉萨返回理塘，理塘寺堪布及众师长、活佛一起前往理塘河边迎接。

三月，由阿孜洛萨（ཨ་འཛིན་ལོ་གསལ།）做施主，香根仁波切在希瓦康村，对千余僧众传讲了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，并授予了菩提心戒。施主等一一听受。

是年，香根仁波切示寂。前世果硕仁波切因木拉寺、木拉村（མོ་ལ་དགོན་ཤང་།）僧俗启请，在木拉上部的“彭措寺（ཕུན་ཚོགས་གླིང་།）”驻锡多年，后来到理塘时，正值是年，木拉的一些部落的三百余人骑马护送。

是年（1948），夏坝仁波切三十六岁，适逢当升座为理塘寺堪布。理塘寺知客、管家、司库、大管家、卸任管家众，启请仁波切一定要升任堪布。而夏坝仁波切认为自己的弟子格赖仁波切过去尚无升任堪布资格，可由他代任堪布，郑重说道：“我不用出任堪布。我的弟子夏·格赖仁波切在措钦大殿中是中级活佛，如果启请他

出任会很好。”因此，理塘寺司库、管家、卸任管家来到夏·格赖仁波切面前，三番启请仁波切一定要出任堪布，最后得到了应允。于是夏·格赖仁波切升座为理塘寺堪布。

由于果硕仁波切到了理塘，木拉寺和木拉村便没有了师长。因此，木拉寺、木拉村僧俗迎请夏坝仁波切驻锡彭措寺。仁波切在那里住了数年，讲授了许多教法，广为饶益圣教和众生。仁波切住于木拉时，发生了一次大地震，有人看见他从房屋的天窗飞出多次。后来，当地人中传说“仁波切的衣服的碎布条残留在天窗上”，迄今为止这在当地人中仍传为佳话。

仁波切长期在木拉地区饶益所化。1952年，夏坝仁波切40岁，理塘寺司库、卸任管家、执事众再次三番启请仁波切一定要出任堪布，得到应允。于是，仁波切先出任法相院堪布两年。从那时起，仁波切多次返乡，数次为僧众传授灌顶、随许和教法。下坝阿匈家（ལ་ལུང་ཚང་།）、芒鲁家（མང་ལུ་ཚང་།）、擦苏家（ཚེ་གཤུ་ཚང་།）、让竹家（རང་ལུ་ཚང་།）等住了许久。

仁波切42岁（1954）起，任措钦大殿金刚上师两

年。那时起，下坝嘛通寺和萨迦寺共同翻修了旧霞巴日措，献予仁波切。仁波切以此作为一心专修的关房。

1955年，藏历三月，仁波切任理塘寺措钦大殿金剛上师时，接受启请，赴木雅热冈（མི་ཉག་རབས་སྒང་།）传授大悲观自在灌顶三日。

仁波切44岁（1956年）时，升列理塘甘丹长青春科尔寺嘉却索南扎巴（第三世达赖喇嘛）之五永不坏处所举金座。仁波切承担了寺院所有的政教大业，善加守护、圆满成就了一切事业。

虽然在上一年冲托·拉隆贝吉多杰（འོ་མ་ཐོག་ལྷ་ལུང་དཔལ་ལྷོ་རྗེ།）担任堪布期间，由于有战争发生，而遇到了众多磨难；但在夏坝仁波切出任堪布的两年中，由于时运尚佳，所有政教事业未遭遇任何违缘，一切法务吉祥圆满。从那时起，应下坝嘛通寺僧俗大众启请，仁波切允诺担任下坝嘛通寺法主，并在卸任理塘寺堪布后，常住于下坝嘛通寺。因此，下坝嘛通寺僧俗为仁波切修建了一座蔚为壮观的三层府第。修建期间，仁波切亲临现场指导，又说道：“不知道我有没有缘分住在这座活佛府中。但未来寺院一定会受益。”如此作了预知未来的授记。

宗教政策落实后，这座三层府第的围墙并未损坏。重修后，成为觉沃如意宝的暂时住地。直至佛殿未落成前，那里一直是大殿和办公室。因此，人们都说：“这是前世夏坝仁波切有心留下的。”那时当地政府所作的汉文记录中也写道：“现在的在任堪布夏坝活佛的前世夏坝颇涅活佛学问和名声很大，因此现在的夏坝活佛广为民众认可与信仰。活佛本人是穷人家的后代，虽然热衷并深信佛法，学问高深，名声广大，但在政治方面，无论对新旧社会，完全没有任何概念和想法。”由此可见，仁波切是一位无论对世俗事务还是地位等等没有任何欲求，唯独寻求佛法的正士，无可争辩，众所周知。



五、动乱中的事迹与圆寂的情况

公元 1958 年伊始，夏·格赖仁波切注意到政策正在变化，欲从拉萨前往印度，恳请他的师长夏坝仁波切一起去比较好，夏坝仁波切不同意，说：“你要去就去，我哪里也不去，就住在这个寺里。”就没去，留了下来。

在动乱中，夏坝仁波切也被关进了监狱，先在理塘监狱稍住。至尊夏坝仁波切·昂旺洛桑登真应巴心中只有闻思修等正法事业，而在世间方面完全没有什么希求，对汉藏的政治惯例规矩等亦不了解，甚至在会议中，关于世间政治方面的任何言谈，也都全成了修心，除此以外，从不随顺世间套路。因此，在理塘政治学习时，以及发表囚禁期间的意见时，他说的是“佛法经论中所说的慈悲利他思惟、修行之理”；在汇报对自己罪行的认识时，他谈的是“今生来世的一切痛苦，皆由自相续的我执无明生起；我自己的一切罪，从自相续的我执生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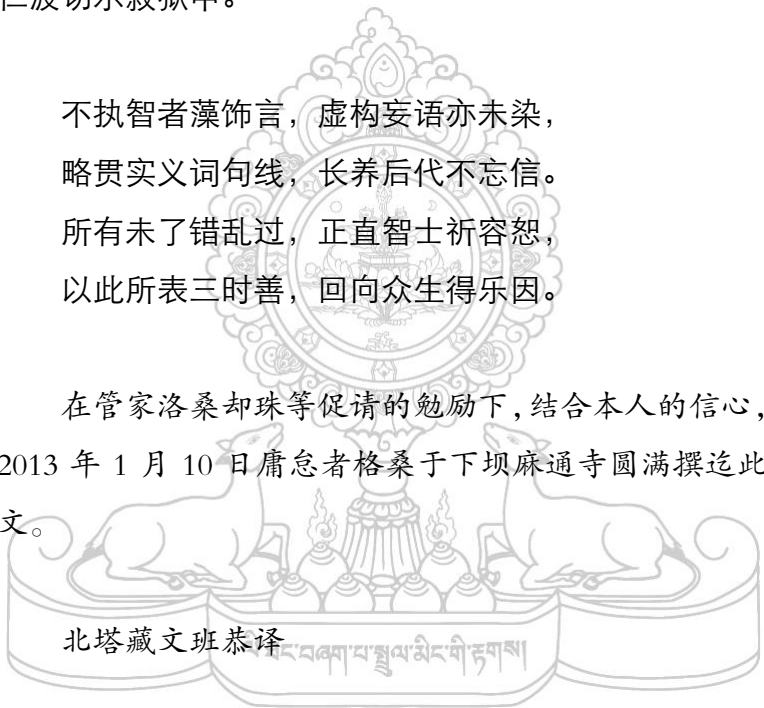
之理”。这些谈话全都成了修心教授，引来大家哄堂大笑。领导们认为他可能是不懂政治的那类人，便把他释放了。

那时，下坝的所有领导和人民都非常爱戴夏坝仁波切，都说：“他是平民阶级的后代、饱学正法的穷活佛，没有剥削人民的经历，是一位爱护穷人们的师长。”还写了这样的报告：“他不应该下狱，可以住在自己的家乡下坝觉吾乡，做一位牧民。”政府虽然同意了，但持有仁波切财产人的心似着魔，他们盘算着：如果仁波切不进监狱的话，恐怕要归还这些财产，因此希望他再进监狱。所以打算让他去新都桥监狱。

仁波切后来去了新都桥监狱。在狱中时，秘密修行不辍。1961-1962年国内发生了大饥荒，饿死了很多人。那时，为了消除地方的饥荒，仁波切把少量自己吃的糌粑和酥油放在容器中，装着做饭的样子放在大灶上，水沸腾了，把糌粑和酥油倒在火里焚烧，然后到屋里秘密地念烧香供仪轨；在劳动时，不怕劳累努力劳动，他的狱友们都说：“请您不要那么辛苦啊。”

仁波切一边劳动一边说：“对我们这些师长和官员来说，这些劳动是消除罪障的难得良机，所以应该努力去

做。”如此，这为承受着恶缘的佛子，没有离弃菩萨的大行。藏历第十六绕炯壬寅水虎年（1962年）4月15日，监狱中出现彩虹等种种征兆，为消除世间凡夫的常见，仁波切示寂狱中。



不执智者藻饰言，虚构妄语亦未染，
略贯实义词句线，长养后代不忘信。
所有未了错乱过，正直智士祈容恕，
以此所表三时善，回向众生得乐因。

在管家洛桑却珠等促请的勉励下，结合本人的信心，2013年1月10日庸怠者格桑于下坝麻通寺圆满撰迄此文。

北塔藏文班恭译

འདྲིའི་ལོ་རྒྱུས་ལྟར་སྐྱེལ་མེད་གི་རྟེན་གསལ།